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二十七
孟子 告子下

仁
460
27

孟子告子下

卷之二十七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七

章嘉駒切干

丹陽吳基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全校

周陟嘯輯思



告子章句下

凡十一
六章

任人章全旨

此章見禮欲之辨當論其本分不當較其一偏蓋較其一偏則食色有時重于禮論其本分則禮本自重于食色而非常變所能消也不能對以上是任人以食色之重者較禮之輕者故不見禮重不揣其本以下是孟子以禮之重者與食色之重者兩重對較而禮為尤重也

任人有問屋廡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

任國名屋廡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參序任人有問屋廡子曰甘食者人之性然食之中有禮禮與食孰重屋廡子曰禮所以節飲食之宜也禮重

460
卷27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參序又問悅色者亦人之性然色之中有禮色與禮又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

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

迎乎

迎去

參序屋廬子曰禮所以別男女之交也禮重任人妄為之難

曰禮而視食色為重矣設使飢餓之時必以餽請之禮食則

至于飢而死不以餽請之禮食則得食而生當此之時必以

禮乎設使窮乏之時必備親迎之禮則不得妻而廢倫不拘

親迎之禮則得妻以金倫當此之時

必親迎乎亦安在食色之輕于禮也

析講麟士曰不親迎如凶荒殺禮或貧窮

不能其六禮之類不以禮食如啜菽之類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鄰以告孟子孟子曰於

答是也何有

於如

何有不難也

參序屋廬子窮于任人之難而不能對明日之鄰以

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以自佛其說也何難之有哉

析講麟士曰于答何有正謂往應

一節下三節先就其言而斷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之高銳以山

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

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參序夫所謂禮重而食色輕者以大分言也任人之論則不

然矣凡物輕重有定質猶高卑有定體也然亦必本末平而

後高卑之位可定若不揣平其底本而但齊比其抄木即方

十五車之本以之加于岑樓之上則可使高于岑樓矣高車之可倒置如此

析講太全蔡氏曰此節是就任人之意而喻之言有急備較者輕重可使倒置喻較其下偏則食色反重于禮也合下節俱不可露正意正意在取食之重者一節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鈎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蔡序又如金之質至重也羽之質至輕也然金之重于羽者豈謂一鈎至少之金與一與至多之羽而較輕重之謂哉蓋必多少稱而後重輕之體可定也又已明矣析講蔡氏曰此節是反任人之意而喻之言輕重之本然原不可以偏較定喻禮本重于食色但不可以一偏較也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

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發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啻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蔡序若任人之論則偏甚矣飢而死食之重者也以禮食禮之輕者也偏而取夫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食為輕命所關是必不可已者矣豈但差重于飲食之禮而已乎得妻色之重者也親迎禮之輕者也偏而取夫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色為人倫所係是必不可已者矣豈差重于親迎之禮而已乎此正所謂寸木可高于岑樓而欲鈎金之重于與羽也豈得其平者哉析講蔡氏曰此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果如任人所比則食色之禮直是可廢矣但食色之差重于禮而已然豈論之得其平而安可以足論禮也哉

往應之曰綫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綫則

不得食則將綫之手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則

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軫音軫 樓音樓

軫，戾也。樓，率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
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
太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
髮不差，故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
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參淺說：若各隨其輕重而彼此並舉之，則自見禮為尤重矣。
汝試往應之，曰子以飢死為滅性，食固重矣，然敬兄亦禮之
重也。如軫兄之營而奪之，食禮所禁也，犯禮則得食而生，循
禮則不得食而死，是禮重而食亦重也。則將犯禮而軫之乎？
吾知寧飢以死而兄之食必不可奪也。禮之重于食也何如？
齒子以不娶為廢倫，色固重矣，然以正相從，尤禮之重也。如
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禮所禁也，犯禮則得妻，循禮則不得
妻，是禮重而色亦重也。則將犯禮而樓之乎？吾知寧至無後
而東家之處子不可樓也。禮之重于色也何如哉？

析講：蔡氏曰：此節統其所言食色之偏者而反詰之，以為驅
命重于禮，節則又有重于命者，以為為人倫重于儀文，則又
有重于命者。倫者使天下凜凜自持，至于不可軫，不可樓者，是
何物哉？而禮之重何如哉？麟士曰：此章言輕重如解物相
似，任人是，則重輕者孟子之說，則兩頭俱重，取舍了然矣。
○不軫則不得食，不是偶然不得食，不樓則不得妻，不是暫
時不得妻，故曰兩頭俱重，不要反把食色一面說輕了，則將
軫之乎，則將樓之乎，雖各接上，
文亦從任人饑死不得處說來。

曹交章全旨

此章見堯舜可為而不必外求，意前五節示以為
堯舜之道，求節示以當自得師。○太全蔡氏曰：通
章重亦為之而已矣。句，弗為耳，與所不為也，皆與此句相應。
行堯行，字歸求求，字皆所以為之也。
指出孝弟二字，正是寬落下手，工夫。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
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言也。

參序：曹交問曰：堯舜古之聖帝，非人所能及也。以交聞有言
人皆可以為堯舜，此理有諸？孟子曰：然。人寔皆可以為堯舜。

新講大全朱子曰孟子道入皆可以為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修為耶○然字不徒然其有是言是次可以為意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參淺說曰古之能為堯舜者莫如周文商湯交聞文王體長十尺湯體長九尺皆聖人之質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形體類于湯文若可以為堯舜矣然無他材能但知食粟而已有聖人之形而無得于聖人之道如之何則可以為堯舜耶
析講交挾此形體求聖人不知作聖在于修為而不在于形體也且玩如何則可更有不勝堯舜之患而有不為之意故孟子下數節皆勉勵之詞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
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四為驚是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參淺說曰欲為堯舜奚有于是形體也哉亦在乎勇往以為之而已矣如有人于此其始也不用力而力不能勝一匹雛則是無力人矣今肯用力而自任曰舉百鈞則是有力人矣是人之所以為有力無力者以其所舉之任何如耳然則能舉鳥獲所舉之任不必有鳥獲之形體是亦為鳥獲而已矣不患其不能勝也夫人豈以才實庸下不勝堯舜之事為患哉但甘于暴棄畏其難而弗之為耳
析講有人于此二喻只破其形體之拘言人能舉鳥獲之任即為鳥獲不必形體似鳥獲也皆可為意在下方節方透○今日二字言昔者不用力而今忽用力也有力無力皆一人言

只形容人之勇怯無常惟所自奮。弗為耳。及就聖道說下節所不為也專說敬長。存疑此節意以亦為之而已矣有入于此以下申其意。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以終其意。不勝為患。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難舉百鈞。說過來無力有力。兩個馬字輕與上亦為下。弗為二為字不同。奚有于是。一條說為堯舜在于作為徐行後長。一條示以堯舜之道不難為。子服堯服。一條則教之以為之也。總是發明奚有于是。二句意。弗為耳。是畏其難。而弗為下節不為則忽其易而不為總之。是不肯為意。孫疏按皇甫士安帝主世統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并皆歸焉。秦王于洛陽舉周鼎。烏獲兩自血出。六國時人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而所以為之。小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參說且堯舜不難為也。為之如何。如徐行而後于長者。即謂之弟。以其知長幼之序也。疾行而先于長者。即謂之不弟。以其不知長幼之序也。夫徐行者。豈是難事。而為人所不能哉。特人忽事長之禮。而不肯為也。徐行弟也。而孝可知矣。夫孝弟之道。近之則為吾人知能之良推之。則為聖人盡性之事故。古今聖人之至者。必推堯舜堯舜之道。亦豈有甚高難行之事哉。亦不外乎孝弟而已矣。孝弟者。性分之所固有。日用之所常行。堯舜于孝弟盡之。已耳。豈有加哉。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承上文弗為耳。來見堯舜之道不外孝弟。甚言為堯舜之易。道字不另講。下孝弟即是道也。觀而已矣。可見存疑孝弟之理通于上下。舉其近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則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替饒底象。而天下定。此孝弟也。此是寔理寔事。徐行要本良知良能說堯舜之道。二句是約言堯舜之道。以見其易為意。非謂率孝弟而充之。以至于大也。若說孝弟之道雖大。不過是孝弟。

則分道與孝弟為二矣。今當于堯舜二字畧斷。
言堯舜雖至聖其道不過孝弟而已。左傳融。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之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間淺陋，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參淺說：夫堯舜既不難為而為之，則在我也。子果被服堯之所服，誦述堯之所言，體行堯之所行，禮貌言動一循乎孝弟，則是堯而已矣。子不然而被服桀之服，誦述桀之言，體行桀

之行，禮貌言動不循乎孝弟，則是桀而已矣。夫能為堯則可

以為舜，出乎堯則入乎桀，是皆在子身

為也。故曰奚有于是亦為之而已矣。

析講至此正答已盡，末節特又答其不必受業也。○服言行

不必跡合只合于孝弟良心便是。○木全蔡氏曰此節見為

堯舜在我能為堯舜之事則堯舜矣不能行其事雖有堯舜

之體貌何足道哉。○舉堯桀為聖狂之例。

又說桀一層者非聖則在欲其慎所從也。

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參序交聞言而悅曰交于鄒君有鄰好之誼使得見于鄒君

可以假借一館願留于此而受業。

于夫子之門以終為堯舜之教焉。

析講見鄒君有挾貴意假館有求安意。○蒙引

孟子鄉人時正居鄒故曹交願留于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

而求之有餘師。

扶夫音。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

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

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

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

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

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

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

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

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

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

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

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

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

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參達說：孟子曉之曰：子欲假館而受業者，仍以堯舜之道味易知而欲師我以求道也。殊不知大道者具于性分之內，著于日用之常，譬若大路，明白顯易，為衆人之所共見也。豈難知哉？特人自絕乎道，病在無必為之志，而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而體吾所謂孝弟之道，吾知性分之內，萬理咸備，孝弟既盡，衆善自生。隨吾身之所往，皆是道之發見，依道而行，即此是師，無往而非道，則亦無往而非師矣。不亦有餘師乎？而何必受業為也。

析講蒙引：夫道若大路，然如父當慈，子當孝，兄當友，弟當恭，之類，此理昭然，智愚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正指衆人可與知者耳。若夫精微之蘊，則亦有難知者。孟子與曾文言則如此。○彙解：道字所該甚廣，包孝弟在內，歸而求之，求字却指孝弟說，謂求之孝弟而性分之理自發見也。所謂本立而道生也。○大路，明白現前，故下句云豈難知哉。純以知言，不可說大路喻共由。下二句則以行言矣。歸字對假館說，有餘師對受業于門說。○有餘師只在良心發見上，如遇親便，當盡愛，遇長便當盡敬。○點良，心便是師也。觸處皆師是有餘也。此正指點為堯舜精寔處。

高子章全旨

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疑其為小人，以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孟子在怨上見其為仁，孝正以其處父子之間而取之也。前一節因問而借喻以見小弁之詩之為仁，末三節因疑而比類以見小弁之詩之為孝。總見小弁以怨成仁，固不容于不怨者，亦猶行舜之慕也。安得以為小人之詩。小弁宜怨是主，凱風是客，須知是論詩，不是論平王。蓋平王之孝可議，而小弁之詩不可議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

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參淺說：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一詩非孝子之用，心乃小人之詩也。孟子曰：高子何所據以言之，而遂以小人之詩比

小弁耶丑曰高子以為詩之言貴乎溫厚和平况小弁又處父子之間焉今讀其詩但見嗟怨迫切而已

矣此所謂小人之詩非君子渾厚之作耳析講此怨字正解只言怨恨其親也註中哀痛迫切句乃食下節意言之且勿用○曰怨是丑述高子之意如此下凱風何以不怨方是丑出已意言之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參說說孟子曰固矣哉高叟之治詩也謂其詩之怨則誠然因其怨而遂謂之小人則非也何也小弁之怨所謂怨也譬有人于此越人關弓而欲射之則已于其旁談笑而勸止之無他越人本疏談笑而道因其疏而疏之利害不相關故言不其切也若其兄關弓而欲射之則已于其旁涕泣而勸止之無他其兄本戚涕泣而道因其戚而戚之故痛切以為言恐其妄殺入而陷于罪也小弁處子之變不啻其兄之關弓射人則小弁之詩哀痛迫切以真親心感悟正涕泣而道之意乃親親之情也夫親親者正天性之仁所發也仁豈小人之道乎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析講本全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本變宗社傾覆係焉如之何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心仁之發見也○按人倫之變意正下節過大也此條且勿不講○射之之字指所射之人言道之疏一二之字指關弓之越人言戚之之字指其兄言親親謂親愛其親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即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參序丑問曰小弁何所當怨彼詩有凱風之遇其母猶小弁之遇其父也何以不怨凱風之不怨未必非則小弁之怨未必是矣

析講大全陳氏曰母生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其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丑非疑凱風只引以例并意其不當怨耳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

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參淺說曰凱風與小弁何可同日而語哉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母不能安其室其失節之過只在身小弁親之過大者也信讒而廢嫡其危將及宗社親之過大者不怨是親既忍于廢我父子之情已薄而我乃視其親為路人而父子之情不益薄乎此之謂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親方不幸而有過而我遂憤然繼之以怒如水之微激于石便號叫而激起矣是之謂不可磯也愈疏則有忘親之心是不孝也此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磯則無怨親之心亦不孝也此凱風之所

析講麟士曰磯水激石也當云水激于石也石喻母水喻子磯字是借字非喻也不可借云不容也水微激于石而遂怒于微激于母而遂怒故曰是不可磯○愈疏愈字有着落言見廢于父已疏矣又自絕于親怒然無所愁怨是薄待其親而愈疏也○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亦異小弁不怨是漠然無親凱風而怨是歸過于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也故皆以不孝斷之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必猶怨慕小弁之怨不謂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參序孔子嘗有言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而不得子親不忘慕焉是舜當曰呼天號泣怨慕之情乃所以為孝也豈可以

小弁之怨，為不孝乎？既仁且孝，而可目之為小人之詩乎？析講自古，仁人孝子，怨多自慕。生引舜之慕，取與怨邊畧似。勿以舜事方小弁，舜是怨已，慕親小弁是怨已，而亦怨親。天全朱子謂，未可與舜同日語也。蒙引五十一，而慕此解作怨，慕亦借解耳。其是舜三十登庸，已允若矣。何至五十而猶怨慕乎？

宋惲章全旨

此章孟子因惲遊說而嚴示以義利之防。仁義是先生之號，則不可。一句是總下。一節發明其號則不可之意。以利說，則人人從利，上尋求兵，隨罷而隨構矣。故不若開以仁義，使其因是行而亦寔大利于人國也。惲意在罷兵，未始不善，但利不可訓，故揭出仁義以折倒利字耳。此章大旨正可與首篇見梁王章相為發明。

宋惲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惲，口莖反。

宋姓惲，名石丘，地名。參序昔遊說之士，宋惲將之楚。

孟子適與之遇于石丘之地。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訓學，十年長者故謂之先生。參序孟子問曰先生此行將之何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

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一王我將有所遇

焉。

說音

時宋惲方欲見楚主，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築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臨賂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參序惲曰吾聞秦楚一國構兵相伐，我今南見楚王說之，而罷其兵，俱無西向以攻秦，或楚王不以吾言為悅，我將西見秦王說之，而罷其兵，俱無南向以攻楚，不令于楚必合于秦。二十五我將有所遇焉，以吾說之必有可行也。析講一王我將有所遇是說不遇于楚必遇于秦，不可倒說。

不遇于秦必遇于楚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
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
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
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徐氏說孟子曰軻也避道之際請無問說二國之詳願聞其
說二國之大指未子所以說之者將何如軻曰我將言其兵
連禍結民困財盡之害使知不利而自寢其兵也孟子曰當
此戰爭擾攘之時而先生之志在于罷兵息民以安天下可
謂大矣然先生以構兵為不利則必以罷兵為

利矣是以利為息兵之名號實有所不可也
析講說以不利彼必求所以利是以利罷者必以利而與故
各號不可○蒙引我將言其不利也然亦未甚達于理孟子
却力沮之者欲其因是行而開二王以仁義之道庶幾乎生
民之福而人業也故下文即其利之一字而究論之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
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
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
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
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洛下同

參淺說何以見利之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而曰息
兵則利構兵則不利由是秦楚之王皆說于利之說以罷三
軍之師而召止將師是凡自將校以至卒伍所謂三軍之士
者皆樂罷而悅于謀利與利之名一俱而人心惟知利之為
美將見為人臣者懷個利之心以事其君有所觀望而非盡
忠也為人子者懷個利之心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個利之

心以事其兄有所希冀而非盡孝盡弟也是與國之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只懷利以相接吾恐見利則爭失利則怨親愛之意長殺奪之禍興然而不亡其國者未之有也利之為禍有如此安可以是以為說而說之乎
析講懷利以事其君以事君為利而後為之也下二句亦然
○三軍之師師字只作衆字說各該將卒而言士字亦然
○西山
東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極一言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所共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皆見利而動其禍又在於此下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

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亦淺說利既不可為各相宜以何者說之亦有仁義而已矣
先生若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是得然民非仁過制非義不可為也秦楚之王各數于乘寡之員既先生仁義之說而罷息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皆樂罷而悅于仁義也仁義之名一倡而人心皆知仁義之為美為人臣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君只見得道理當忠初不為己富貴之計為人子者懷個仁義之心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個仁義之心以事其兄只見得道理當孝悌初不為己覬覦之利是與國之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吾見君有忠臣父有孝子兄有悌弟四境之內同一義者觀上之誠愛親敬長之念人心既振國勢自張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仁義之造福如此先生持此以往可矣何必曰利哉

柳請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仁義之心去事君以事君乃仁義所當然見得是自己分所當為可不為己富貴之圖便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這裏容易誤○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說說其非仁義不是講兵外別說他去做仁義也若說說其非仁義是也○有所為而為雖善只是懷利無所為而為方是懷仁義上節重懷利懷利自去仁義下節重懷仁義懷仁義自去利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也○君臣何要禮出君之待臣父之待子見之待弟方與相字貼切

居鄒章全旨

此見孟子得報施之宜一不見只爭處守為相四字問答俱重儲子邊○**醒言**為相處守四字是伏案不成事二字是斷案得之鄒不待之鄒是結案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

去聲下同

孟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鄒也

報者來見則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余淺說肯孟之居平陸也有任君之弟季任為任居守其國以幣至鄒來交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報其一日又處于齊之乎陸也儲子為齊相亦以幣至平陸來交

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報其受幣之同如此

析講學引不報不往答拜也是報其意非報其物也○首節兩不報是未及報至他日則報不報分矣○曰居鄒曰平陸曰處守曰為相此是敘事中書法都求道破○說个處守便見是不得之鄒便見其成事說个為相便見其得之平陸便見其不成事惟不成事故不見異于見也○常居曰居鄒寓曰處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

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參淺說他日孟子由鄒之任見季子以報其禮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則終不為之報焉屋廬子喜曰其交也皆同其答

也有異聖賢之處此必有義理存焉吾得其間隙而向之矣
請得聞謂得一問隙而問非謂孟子所處有間隙可議處
也下文為其為相與乃故設此問端以
養其理義所在非真以此疑孟子也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

相與 為其之為去聲 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泰序問曰季子儲子均以幣交夫子者也夫子之任見季子
之平陸不見儲子意者為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
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與不然何交同而答異也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
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
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上貴厚平禮意若物有餘而禮意不足是儀不及物即謂之
曰不享惟其但以物為享而不用志于享故也書之言如此
亦謂儀禮意物禮文也多儀言禮意之真篤也儀不及物禮
文與禮意不相稱即享與不享同○蒙引此儀字蓋指禮意
言多厚也不可因多字遂謂是禮文○書所謂享指諸
侯享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事也亦斷章取義

為其不為享也

為其不為享意如此

泰深說書之意蓋謂享人者必先有是禮意之誠而後將之
以幣帛之物有本有文方成享也若不用志于享而但以物
為享此特其虛文耳本之則無也言成享義為其不成
個享禮故曰不享也予亦可以知我下見儲子之故矣
析講蒙引為其不成句最當和味要見蒙上文未發之意其
與上文不享一般看要深一步正是蒙那意○惟不役志句
書自解不享之故為其不成享句是孟子既書惟不役志于
享之故○為其不成享此句便見從不見儲子者亦以其不

成享之故非以其為相也而季子之成享亦可見矣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乎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參太全屋廬子得孟子不見儲子之故而悅或人不知而問以為同幣交何有成享不成享之別屋廬子曉之曰季子為任處守不得之鄒儲子為齊相得之乎陸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限于勢者也其以幣交君子已謀其後志于享矣故謂之成享也得之乎陸而不至則是儲子禮者也徒以幣交君子已窺其志于享矣故謂之不成享也君子之見與不見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存義而析講悅字與前喜字相應或問只須成享不成享來或問不見儲子當日胡為而受儲子之幣曰正要在受回報異上示意麟士曰此章書正以逐漸次第說出故

淳于章全旨

通章以心迹二字立說所疑孟子者迹孟子所自信首心也章內仁字為主賢字從仁字中詞出平重首節因說未仁而辨其同歸于仁中節因說無功辨其有益于國末二節因說賢折其未識平賢孟子首露仁字下面屢出不用字見齊王不能用已故不得已去齊而此心是自信然終不欲自暴其迹故屢托古人以見意末又引孔子去魯之事以見賢者難識全在用心處見識之者之難

淳于章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也

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

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

名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福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合泰淳子影曰君子之處世出與處而已如以聲譽事功為
汲汲者是有志于治世濟民為人也以聲譽事功為汲汲者
是有志于獨善其身自為也今夫子在齊之中是志在為
入明矣乃上無以致君下無以致民各定未加于上下之間
而徒然去之又不成為人矣欲濟
時而時不之濟仁者固如此乎

析講勉雖有為人自為一議而意甚重為人蓋認為人一邊
為仁也未向緊接各定未加說見孟子有先各定之迹而無
為人之仁也不必兼自為一邊○存疑為人固君子之本心
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必者時苟我以出而為入可也時不我
以猶汲汲于為入必至枉道未有能直入者故古之聖賢救
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道終不可枉故雖立人本朝欲行救世
之心道苟不合則奉身而退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是
道也但此意有難以語者故下特引伯夷伊尹柳下惠之
事以曉之○先後即緩急意○各定二字要一類者即後節
事功之意仁者句完全以形迹上論孟子見各定不及于人
便不得為仁故下節孟子
以仁不論迹而論心曉之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

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

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

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
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
事也心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
與其心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
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
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泰存疑孟子曰于安可以去就之迹論仁哉且以古人言之
古有迹近于自為居士庶之下位不以己之賢事人之不肖
而一於去者伯夷也亦有迹近于為人感幣聘而就湯湯進
之于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進之桀如是五次而終歸于湯

是一子就者伊尹也亦有過近于人已兼為不惡行君而事之不辭小官而為之又常有遺佚阨窮之時其迹在去就之間者柳下惠也三子者或去或就或去而三就其道不同而其志趨則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夷之去非沽名天下無道固當遠去其心固無私而其去合天理也夷之不去非貪祿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其去就亦合天理也伊尹之就湯也感湯之聘欲以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與其悔過遷善也其終之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為利祿也其心未嘗私而其就亦合天理也然則君子之于天下可就則就固非有意于為人可去則去亦非有意于自為要惟求其心之無私而事之合乎天理而已矣去就之心何必同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休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休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參趙註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子思二人為師傳之臣衆賢在魯宜魯之日滿矣乃不能救魯之弱亡其土地者多見削也曰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于人也
析講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禮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其治了思請結恩百姓修禮鄰國非復昔日之魯曰削甚髡甚証之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

參大全孟子曰子知夫百里矣平虞貪冒賂不能用奚而至
于亡國及其在秦秦穆公舉而用之而遂成霸業劉豈愚于
虞而智于秦哉則用與不用為之也即此觀之可見不用賢
則至亡國雖求削而不可得魯之止于
削尚以有三賢在也何言無益人國
析請孟子借虞臣來說見齊若
用我我不去必然有益于齊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
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
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
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
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

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參趙註髡曰昔有謳者王豹處于衛之淇水而河西皆化而
善謳歌者縣駒處于齊之高唐而齊右皆化而善歌華周杞
梁齊之二大夫死于戎事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篤于夫
婦之謏以匹夫匹婦之歌哭尚能變俗况賢者乎可見有
猷蘊諸中者則必有各寔形見于外其為是事也既有其才
則必有成功可見如有不以為其事而無成功之可見者髡
未嘗觀之也是故當今之世無賢者也故無功可見耳若有
賢者則功可立事可成各寔加于上下而髡必識之
矣無賢者之功而負賢者之名此髡之所未喻也
析講有諸內至觀之也本上豹駒等人推開說又以引起無
賢二句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為其事即項有諸內無其
功即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功者所為之成績
謂名寔而寔者也髡言事功仍是各寔未加之意是故二句
皆指事齊無功意○大全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左傳
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遠載甲夜入明日先遇齊
師于濰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
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執鼓而伐

之獲祀梁葛人行成齊侯歸過在梁之妻于郊梁殿也妻行
迎喪使弔之辭曰殯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
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如弟齊侯弔諸其室○杜預華還
杞梁華周○吳氏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
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附錄列女傳杞
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
于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
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
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
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
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
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
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
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
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
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
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
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疑之所能識哉○尹氏
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安乎其言若是
矣孫疏孟子曰賢者之功業易見而用心亦未易窺也孔子
大聖人也為魯司寇豈願各是而不加而去無如君相惑于女
樂而不能用其道何也斯時孔子之心已決于去矣然猶未
忍即去隨後適有郊祭之事孔子尚從魯君郊祭禮當焉大
夫以胾而膳肉又不至孔子于是祭畢即行雖祭祀之見有
不職稅者當其時在不知孔子者固以為孔子為膳肉不至
而去也節在知孔子者亦但以為郊不致膳肉失待大夫之
禮孔子為無禮而去也要之皆非深知孔子之心者也乃孔
子之心則欲以君相之微罪而行不肯顯其受女樂之失
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而因端于膳肉之間其見幾明決而
用意忠厚如此當時安得而識之即此觀之可見孔子之

所為情深識遠超然形迹之外象
人固不識也子何輕量賢者哉

析講麟士曰此章三問三答首疑孟子之去為不在答言不
論去就但無私以合天理同歸于仁次疑不去亦未必有名
寔答言賢者于人國必有益但不用耳終言無名是亦可謂
賢答言賢者固不可識也孔子用意忠厚故去國之故不肯
明言直俟孟子始發明之然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
言者然固未之知耳○孟子名寔未加寔為道不行之故曰
有難于顯言者故引孔子之事以明之不用下須補出心決
于去而未即去意微罪者微獲其君相之失也此一句總是
用意忠厚處而見幾明決只指受女樂時已決去言也不識
孰知與不知言君子就孔子推開說孟子自謂也衆人不識
隱然自為言已之去齊亦自有所隱諱而曲全齊君者與孔
子之去魯同一心事而人不能知也
言外便見見亦衆人耳安得識之

五霸章全旨

此章是孟子稱王法之意首節先立罪案而下文
發其罪以王法為主五霸諸侯之罪愈流愈甚見
五霸起而三主遠今之君臣起而三主益遠究竟今之諸侯
何敢肆然為惡若此則有長之者有逆
之者大意重罪大夫林氏總註宜玩

孟子曰五霸者三主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
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主夏禹商湯周
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太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參序孟子曰世道之日降也君臣之間皆不道矣如五霸者
以尊王定國為名似謂有功于三主寔三王之罪人也使三
王復興在所不赦者也今之諸侯皆欲為五霸之所為似欲
追跡于五霸寔五霸之罪人也使五霸復興在所難寬者也
今之大夫富國強兵似謂有功于諸侯寔今之諸侯之罪人
也使今之諸侯果能覺悟所不可一日容于朝廷者也
析講三主提起下將五霸諸侯述言其罪且虛說下方
詳其獲罪之寔罪霸意輕罪今意重○五霸宜從趙註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

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朝，辟與關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師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樓，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參蒙引，何以見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彼三王之世，天子或五年或十二年，而適諸侯之國，名曰巡狩。諸侯五年而朝于天子，名曰述職。時于春也。天子省畿內民之耕者，有不足則補之，而諸侯莫不省其國之耕，時乎秋也。天子省畿內民之斂者，有不給則助之，而諸侯莫不省其國之斂。其凡巡狩也，天子入諸侯之疆，見其未墾之土地，能開闢已熟之田，野皆修治，養老而無凍餒，尊賢而重有德，俊傑在位，而牧用人才，以修百職，是其國治矣。無忝于天子分土分民之寄矣。則有慶賞以示勸焉。所慶者何？慶之以地而增其土宇也。若人其疆而土地荒蕪，不關亦不治也。遺棄老者而不能養，廢失賢人而不能尊，培克聚斂之臣使其在位，是其國不治矣。有負于天子分土分民之寄矣。則有讓以示懲罰焉。至諸侯述職有常期也，倘一次不來朝，則貶其爵，公貶為侯，侯貶為伯，伯貶為子，男再次不朝，則削其地，百里削為七十里，七十里削為五十里，二次不朝，則特亂已極，天子命六師以誅之，而更置其君焉。三王之制如此，以此觀之，則賞罰征伐之柄自天子出，而天下諸侯無敢自尊而不承命者，也是故天子端

拱穆清之上，但出令以討罪人，而不事親伐，以損威重，諸侯但奉天子之命，舉三軍之師，以伐有罪，而不敢擅興討，以侵大權，此三主之法也。若五霸者，不用天子之命，而樓率諸侯以攻伐，諸侯之叛已者，也何所出令，何所承命，名雖為伐，寔同于討，是五霸違三王征討之典，則其違三王賞罰之典，可知矣。豈非以臣僭君，得罪于王法者哉。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自天子通諸侯，至助不給，是一節省耕省斂，王侯之所同也。入其疆，至有讓，是巡狩之事。不朝至六師移之，是述職之事。上皆舉先王賞罰征討之法，而繁承之以是故，五句以立罪五伯之案也。首耕二句，本不重，然亦王制故併及之。○土地辟，謂增墾也。田野治，指熟地言。下文土地荒蕪，則兼田野不治在其中。○俊傑在位，專指布列庶位不收，指克之徒，不與尊賢相混。○方伯連帥，蓋只是平人平時為方伯，征伐則稱連帥也。○五伯得罪，三王處頗多，此歸重征伐者，舉重以見輕也。○人疆至六師移之，三段非以此寔上面巡狩述職，蓋又悉舉巡狩述職之事，其法度如此。總見賞罰征討之事一統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干，也是故二

字通承上，而以卜獨言征伐者，即此一節之遺于王法，以見五伯之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其所違中矣。○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于農桑，莫要于人才也。土地辟者，地無不田也。田野治者，田無不耕也。俊傑在位，與指克在位，正見天子加意體訪，處不然而初，入其疆，何由知其俊傑也。讓字泛言，罰以懲之之意，移之謂誅其人，而更置之，非滅其國也。樓諸侯以伐諸侯，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此五伯之所以為假，不所以為無王也。○存疑公孫丑，言俊傑在位，是承尊賢使能，說此已俊傑在位，當作人才布列，庶位說，蓋對上尊賢言也。

五霸桓公為盟，蔡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飲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

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軟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上壹昭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備當廣求賢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參差說何以見今之諸侯為五伯罪人五伯之中惟齊桓公為最盛觀其葵丘之會諸侯也威信服人止束縛其牲陳于壇上而無事殺牲取血而共飲之以要質畧神但以置書加于牲上一明天子之禁焉其戒命之詞有五初命曰罪莫大于不孝有不孝不可不誅世子者國之本無大故不可愛庶子而輕易已樹之子妻所以嫡配而承宗廟者也無以妾媵為妻以亂嫡庶之分三者修身正家之要也再命曰賢者皆有德者也賢者尊之而隆以高位才者育之而授以庶職以彰顯有德之士此用賢圖治之事也三命曰于本國之老者敬之幼者慈之子他國之寡實羈旅皆有以待之而無忽忘此柔遠能通之事也四命曰士之有功者但世其祿而不世其官恐非才也百官之事各有分職無相兼攝恐廢事也取士必慎選而得其人恐冒進也無以私怒專殺大夫政統于一王也此天命天討駁臣之事也五命曰鄰國之水旱猶吾國之水旱也無曲為隄防旱則壅泉專水利于已澇則放水遺水患于鄰也鄰國凶荒猶吾國之凶荒宜以有餘補不足不得閉糴也地皆王土人皆王臣無以私恩擅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此睦鄰尊王之事也五命既終而又叮嚀之曰凡我同盟之人自此既盟之後務遵五禁以歸于和好不得違五禁之命也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而違伯者之法使當

五伯之時必不能逃五伯之責矣

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

析講載書即載五命之書也蔡丘之會諸侯為一句非諸侯束牲云云也五命原是天子之禁桓公獨能申明之句句是奉王命句句重禁上發○大全蔡氏曰初命齊家之事再命

賞德之事三命柔遠能遷之事四命天命天討馭臣之事五

命睦鄰尊王境外之事皆天子之禁也○言歸于好以上述

五伯之禁以下言今諸侯犯禁之罪也言歸于好言字助語

詞如詩經言旋薄言之類歸于好非但言和好謂務遵約束

不得背也○孫疏傳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諸侯于葵丘尋盟

且修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于葵丘是歲周襄主元年矣不

季如備軻拒父蒯聵楚世子商臣弑其父之類是也易世子

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妾為妻如晉獻公之于驪姬是

也敬老慈幼周禮太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

幼二曰養老是也世官如魯有孟仲季晉有狐氏趙氏荀氏

郤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之類是

也取士必得如桓公取管仲于賊國湯立賢無方是也無專

殺如左傳文公六年晉李怨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于

晉乃使續鞠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

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

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止糴如秦飢晉閉之糴是也專封不告

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束牲者牲既不

殺則不容不束縛之于壇上○印本作讀書加于牲上蓋讀

其書而加于不殺牲體之上也○老幼是本國者外國卿太

夫至此為賓其庶人至此為旅○無專殺大夫

必自天子出也與下文無有封而不留意同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

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

也長上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

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太夫，空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參太全何，以見今之太夫為諸侯罪人。凡君之惡已形，為臣者不加匡救，但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然此不過持祿榮身而已，其罪猶為小。惟逢君之惡，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不安心，未敢遽達也。為臣者乃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于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之也必深。故逢君惡，內者其詭秘姦諂為甚，而戕賊蠹害尤深也。今之太夫皆逢君之惡，以賊其君，而直之，敗亡之地，使諸侯覺悟，豈能免于刑戮乎？故曰：今之太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于道自不至，殃民而為不仁也。前八節詳言魯伐齊之非，繼發明然且不可，一句意末一節，是規慎子以事君之義。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參序魯欲使慎子為將軍，伐齊以取其南。陽此雖魯君之意，亦慎子有以引之也。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參太全：孟子止之曰：上必有以教其民，乃可以與我使之敵。無禦備，若平日不教民以禮義，而用之戰，則民未嘗有勇而知左，是陷之死地以殃之也。殃民者，愛民者之所必誅也。堯舜之世，豈容之哉？析講註：只重禮義者，戰國時兵法之教固所有也。○殃民，伏

下仁字。此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益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

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參淺說今日之役縱使子有善將之才一戰勝齊遂有南

陽之地不至殃民而克立大功于理且猶不可子知之否

析講此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合上節須一電說下上言

徒殃吾民而不足以取勝也此言縱能取勝而不至殃民于

理且猶不可况未必取勝而不至殃民乎。王觀濤曰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

滑釐慎子名

參序慎子勃然不悅曰一戰得地此已奇功

而亦為不可此其故則滑釐之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

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

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

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參淺說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思昔先王之建邦設都也

天子畿內之地為方千里蓋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待

諸侯苟不千里則于諸侯之朝覲聘問也何以備燕享之儀

何以隆錫子之典而不足以待諸侯矣諸侯一國之地為方

百里蓋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苟不百

里則賞其祭祀會同也何以供犧牲黍盛何以具庭實贊幣

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矣此子

里百里天子諸侯所以有定制也

析講天子千里件說重諸侯百里邊。太全輔氏曰觀此一

段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

之哉。典籍所以載祭祀會同之常制凡此皆先世之所傳

故曰宗廟之典籍不足以待不足以守謂所入不足供所費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泰序百里之制既定于是不容少亦不容越獨不觀齊魯之始封乎如周公之功雖大而其封于魯為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以足守魯之宗廟典籍而已太公之功雖大而其封于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以足守齊之宗廟典籍而已
析講蔡氏曰此見元勳如二公而王制所限亦不敢越以起下違制意○此是迷王制以壓服慎子獨舉周公太公亦正從以魯伐齊起見耳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泰序今日之魯非即周公之魯乎而地之方百里者已五其違于始封之制多矣子以為今之世有文武之王者作則魯之地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其在所損而不在所益也必矣而又何事多求于五百里之外乎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泰趙註由此言之是在齊之南陽雖使不興一兵不戮一民徒手取彼地以與魯絕無傷害無私之仁者尚以為非理之所當得而不敢為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又仁者所不忍而不為矣此吾之所以為不可也

析講仁者不為全在遺制上論即已然且不可之意而况殺人以求之帶上殃民意說不可謂此節是應殃民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參淺說夫越制非道也殃民非仁也此豈皆魯君之過哉子亦與有責矣大凡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使之事合理而非理者不可見諸行務引其君以志仁使之念念合理而非理者不可萌諸心而已矣彼其驅不教之民以圖分外之地其心可謂不仁而事亦可謂過當矣豈君子事君之道乎

析講指南承上來見殃民違制則是不仁而不道也故以事君之道教之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矣作三句讀○太全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入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寔是臣事君之法也○當道屬事志仁屬心當道即本志仁來

今之章全旨

此章全為提醒人君而發首二節言富國強兵之臣有害于民末節言富強之臣有病平君總見其不可用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

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

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皆同

辟闢墾也

參淺說孟子曰古之所以稱良臣者惟引其君以向道志仁也今之事君者自曰我能為君辟墾土地收其賦入以充府庫其有益於君也如此斯人也今時君之所謂良臣實古盛世之所謂民賊也君之行事不向道而心不志於仁惟以鬻貨為事與桀無異矣為臣者不能引君以當道志仁乃求富之聚財以富之是富桀也富桀則君之惡日甚而民不堪命矣非民賊而何

析講辟土地是盡地力李惺是也不是擴墾土若擴墾土者屬戰心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來幾說今之事君者又自曰我能為君約好與國合其兵力使之有戰必克其有功于君也如此斯人也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何則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以黷武為事與桀無異矣為臣者不能引之當道志仁乃求為之強戰以輔之是輔桀也輔桀則君惡且滋而民不聊生矣又非民賊而何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勢序且今之君以民賊為良臣者固以其富國強兵而可以取天下也殊不知由今權勢功利之道無變今兼併攻奪之俗惟富強是事焉剝民財為民命則雖與之天下而民心不歸被奪且起不能一朝居也况不可得天下乎是富強之臣非惟賊其民亦且賊其君矣乃為君者而終用若臣何也析講蒙引本文由字與變字上君言以此等為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也道字是借用字樣即指富強上之所用為道下之所習為俗也麟上曰必如蒙引說則下變也之天下語左合君子向道不云特申解民賊一句耳

白圭章全旨

此章見堯舜治民之中道萬世不易重之固不可輕之亦不可也六全輔氏曰二三節取其事之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親財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者以其術施之

國家也

黍序曰圭曰古今稅法皆什分而取一君欲更之二十而取一何如析講存疑曰圭儉薄以致富其欲二十取一註謂欲以其術施之國家者蓋欲儉薄以足用不多取民以足用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一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黍序孟子曰子取民之道貉道也孰可行之于貉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黍序設舉類言之彼萬室之國生齒浩繁但使一人為之陶以供其用則可乎圭曰不可所陶之器不足以給萬室之用也 析講以萬室之國照中國之用以一人之陶照二十取一正意渾渾不露為下節作引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

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

十取一而足也

夫育 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養殖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黍序引曰知此則知貉道之不可行矣夫貉地寒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物產原有其限已矣其所以多取矣其俗無城郭宮室以為居及宗廟祭祀之禮以奉其先無諸侯幣帛饗殮之往來無百官有司之布列無城郭宮室之費無宗廟祭祀之費無諸侯幣帛饗殮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帛饗殮則無會饋饗殮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所謂貉道者如此 析講五穀二句是所入之少無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于多取 黍序謂大抵穀糶糶之類及銅錢貨物皆幣也故又講之錢幣錢幣蓋更其一端錢

自大公九府圖法便，有自東歸也。諸侯之管，幣帛饗餼，既無諸侯，因無諸侯來歸之幣帛饗餼。是亦幣帛饗餼，當捐天子賜予言，百官是也。大者有司，是也。小者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知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合參今所居者中國有君臣祭祀交際之禮以綱紀人倫不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祿以任用君子不可無也。今欲二十取一勢必去君臣祭祀交際人倫無百官有司之君子胥中國而長狄之如之何其可以治也。折講去與無皆限於稅來言欲二十取一勢必去之無之而後可。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參存疑彼陶以寡止不足于器用耳且不足以為國況以中國之大而可無百職之君子以敘人倫也為國不可無君子則祿養不可廢而二十取一必不足于用其法不可行矣。

折補大全蔡氏曰此申明知之何其可之意前以陶對稅法言此以陶對君子言國無人不治是中國不可無君子而稅法不可輕明矣君子是維時此人倫者言君子該得人倫存疑孟子辨白主之非主意只是言其不足用所以不足用者正以不可無君子也。曰城郭宮室等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又只曰况無君子乎歸重百官有司也蓋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

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則樂寡則黎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參說蓋什一而稅堯舜之中道推之天下而皆準傳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彼貉于是道為輕矣今以堯舜取民之道為重矣今以堯舜取民之道為可加而欲重之則彼真桀為大桀而我為小桀也。樂罔不可為而貉亦豈可為哉。惟法

克舜之中道可矣
析講鑿而輕之與重斂同弊樂
邊伴說不重大小只是樣意

白圭章全旨

此章見治水當以禹為法重水之道也一旬言不
以己之私意治水而以水之道治水也圭以治
水自負全在築堤壅水孟子拈一道字正是破他築堤壅水
之術見禹順水性而除天下之灾圭不順水性而為鄰國之
害仁人之所惡也何愈焉○兩言過矣是指白圭之言而斥
之論順逆後論利害然順逆是利害跟于總重字仁字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參淺說白圭曰治水皆稱禹矣丹之治水也隄防一築
之隘即除無四乘之勞與八年之久始又愈于禹焉
析講集註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即
下以鄰國為意也此處且勿論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參序孟子曰神禹之功萬世莫及而自謂愈之子之
言過矣蓋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而行其所無事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參淺說惟其以水之道治水是故水性就下而最下莫如海
乃眾水之所歸也禹隨山刊木疏河決川而導之于海是以
四海為壑也故九州攸同萬世允賴焉今吾子築隄
激水注之他國是以鄰國為壑也是逆水之性矣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

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
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也
參序夫水性可順而不可逆逆之則汎濫無涯謂之洚水洚
水者即堯時之所謂洪水也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乃仁人之

所惡而欲除其害者也。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則水勢逆行而鄰國受害，與洪水之災無異。其為不仁甚矣。而乃自以為愈。禹吾子之言過矣。
析講此正言以鄰國為壑之意。澤水承水逆行，來洪水指亮時說。水逆行四句只是解禹去洪水之意。而白圭壅水兩鄰與洪水無異，意須補在仁人之所惡也。下兩過矣，只就丹自以為愈于禹上立說。

君子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有守之學。惡乎執者，反言以決其能亮也。執在亮中，只重亮字。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合參孟子曰君子于天下之事，灼然有定見而自信，不疑者謂之亮。確然有定守而特立不變者謂之執。然必亮而先事有主宰斯能執，而臨事有成功也。苟于正理之所在信疑相參而心有不亮，則凡事苟且無所執持。而事不可立矣。是故君子貴乎亮也。

君子以經經矣。○亮貞固也不特于理上知得貞且于知守得定。若見不真守不定則中無必為之志。凡事何所執持。○亮主心言是平日素定工夫。執主事言是臨時決斷工夫。其寔一個理心信理而不惑則遇事執持得定非利害變故所能奪也。月林孟子嘗言大人不必信而此乃教人執諒何也。蓋彼所謂必信者不貞而固者也。此所謂亮貞而固也。

魯欲章全旨

通章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也。○首六節只重其為人也好善一句。孟子喜正子為政以此。其許正子優于天下亦以此。末二節申明好善所以優于天下。重前節下乃反言以決之。就正子身上稍推開說。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參序魯欲使樂正子為政是欲以其國任之也。孟子曰吾聞之喜甚而不能寐焉。蓋喜吾道有可行之機也。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

聞識乎曰否知去一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參直解公孫丑問曰政能任重樂正子強而有力乎曰否丑又問曰政貴于能樂正子有明睿而能慮事乎曰否丑又問曰政貴習典章人達情通變樂正子多聞古今之事而識于心乎曰否蓋以正子之所長不在強智多聞也析講能任政曰強能謀政曰知慮能達政曰聞識。強即有力量意強者于政能擔當有智慮者于政能圖謀多聞識者于政能通達皆以才言曰否者言非其所長也亦不限定是正子之所短。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參序丑曰三者皆為政之所尚而樂正子既不足于此即見用于魯亦無濟也然則夫子聞之奚為喜而不寐也

曰其為入也好善好去聲

言見一善行則心誠好之汲汲然惟恐求而弗得者此則正子之所長也析講善不指上三者而三者亦該在內。

好善足乎

丑問也

參序曰魯大國也好善一節遂足以治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參序曰子無以好善為未足也善之量甚大而好善之用無窮由是以理天下且綽綽然有餘裕矣况區區一魯國乎析講大全趙氏曰善取于己則有盡善取于人則無窮此所謂雖治天下猶有餘力也。此句指好善之量如是非指正子優字只本好善處看出便不化輕千里句所以優之實下節方明言之。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

以善夫音扶
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參淺說何以言好善優于天下也蓋天下之善其有裨于政者無窮特患吾無以取之耳夫苟好善則其意氣所孚風聲所感天下之人皆將輕千里之遠而來告之以善由是以天下之善理天下之事而為政不難矣豈不優于治天下乎折謂王觀濤曰來告以善則眾思集而忠益廣故優于天下不可云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主聽言說不主用人上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

其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 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只為政不在於用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自天下之善參淺說夫苟不好善則人之善者皆將曰彼之為人訑訑然自謂天下之事我皆已知之矣往告以善必不見好也但見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無有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善士既止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所聞者皆非善言而所行者皆非善政矣國欲治可得乎而况天下乎此為政之所以貴于好善也此吾之所以喜于子之得為政也

析講予字指不好善之人說訑訑便是顏色予既已知之便是聲音○好言人惡以為讒希意黨言以為諂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諛○訑訑句是善人○裏說不好善之人如此○人知其不好善皆不來告以善故曰距人于千里之外

陳子章全旨

通章以道為主一仕以行道次仕以重道又次仕以愛道重道者或萬一有可行之機而愛道者又

留此身以別圖可行之計總是委曲行道之心○首節君
子去就之目而下三節則詳言始終去就之實以見君子之
所以仕也三就三去只是所遇不
同非有優劣去就勿泥出處意看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

去三

其目在下

參序陳子見孟子之難仕故問曰仕以行義古之君子未嘗
不欲仕也不知何如則仕孟子曰時之所遇不同君子之自
處亦異始仕而就也其所就者有三焉

不終仕而去也其所去者亦有三焉
析講所就三不執一途而後就也所去三不執一途而概去
也如此方見委曲行道意○問只問在耳却兼言去就者蓋
下三節原不是截然三項次節所就即上節所去未節所就
又次節所去而三所去又即與其所就
相反蟬聯而下則自不得不兼去言也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

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
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參淺說何以見去就之有三也如君子至其國其君接禮之
既內焉致敬而外焉有禮矣于君子有言也其君將行之
雖未見之設施而信用之心已決也君子之志在行道則就
之雖禮貌未衰而其言已弗行也則君子之本心違
矣則去之此以道成去就者也君子去就之一也
析講迎之只是接過之非出迎也致敬以心言有禮以文言
○言將行其言此言行即道行也
與未不同三言字俱屬君子之言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
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鵬鵬而後去之。

樂於其遇之，次者雖未必能行其言也。作迎之，致敬有禮，猶不失尊賢之意，而我之就，未為屈節辱身也。則就之，禮貌表，不夫則心辱矣。則去之，此以禮為去就者也。亦君子去就之一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其困窮之而悔過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從其困窮之而悔過之言也。且養之不繼，徒使飢餓于吾土地，欲去而不得去，是吾之恥也。于是餽之粟，以周之。夫君之于民，固可受也。夫受其所周，是亦就也。然其所受有節，不過免死而已矣。不久終亦去也。此以養為去就，亦君子去就之一也。君子之去就各隨其時而已，豈有心于難仕哉？析講受其餽，即是就之免死而已矣。即是去，意彙解免死，句正意在不久，即去也。蓋本旨是言去就也。所受有節，又推言君子之不苟受耳。不重。君子行道之心固切，而重道之心亦不輕。總是守一道為去就而不失其仕之正也。

舜發章全旨

通章見困之所以成之全要，入以困而成而不以困自阻首一節，聖賢之亨于困，第三節中人之成于困，四節國家之保于困，末節總結其成敗之理。是生全世于憂患，欲人于憂患中圖生全而不必冀幸乎安樂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

膠高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

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蔡傳巖武丁舉之膠高遺亂燕取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宜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參序孟子曰歷觀往昔聖賢大抵由因而亨者多也如舜為天子寔發跡于畎畝之中降而主佐若傅說為商良彌定高宗舉之于版築之間膠高輔周與王定文王舉之于魚鹽之中至于伯佐如管夷吾則齊桓舉之于士官之囚如孫叔敖則楚莊舉之于海濱之際如百里奚則秦穆舉之于市井之地夫是數聖賢者雖若相異位王伯異術要皆始於貧賤而終於顯榮者也

析講附錄薛方山人物考傳巖在北漢之州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譏之說賢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他夢得聖人其名曰相○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高候周師武王曰不子欺謬之殷也爾曰以何且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于殷郊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武王曰吾已令膠高以期報其主矣令膠高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高之死也○孫叔敖一名蔣獵艾為賈之子令尹康丘子為于王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相楚期年莊王以伯叔教姜不衣烏馬不食粟叔敖病誠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可後因優孟請寢丘王與之四百邑其后此十世不絕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

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

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之絕也拂亂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首戾也動心忍性謂鍊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聖賢也

須從這裏過

參漢說凡此者皆天意也故天幾降君相大任于是教人也必先置之窮困之地以苦其心志使內不得舒勞其筋骨使外不得息餓其體膚使飲食不充空乏其身使財用不足凡身之所行與心之所欲為者相拂亂而意願不遂天所以困乏如此其極者何哉正欲其窮則反本勞則能思有以鍊動其仁義禮智之心使不致于宴安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使不溺于參養而德于是乎益純矣閱歷世政備嘗艱苦有以增益其所未能知未能行而才于是乎益周矣大任之能勝也夫豈無所自乎

析講大全輔氏曰來動其心則心活不為欲所役堅忍其性則性定不為氣所動○曾益其所不能以才言二句全重所以字○上言聖賢由困而亨此則推其本于天之玉成也降大任是使之為君為相是人指舜說諸人說先字與將字相應所以字總承上五句說動心所謂懲艾深而性真見也忍性所謂磨勵久而嗜欲淡也此總是成其德增益未能所謂閱歷慣而智慮開故有以通達事理此總是成其才德與才皆聖賢所自具但德于是益純才于是益周未必不自困中來耳動心是擴充道心忍性便是節制人心二是擴天理一是遏人欲○或謂動心忍性便是曾益不能則遺夫才一邊矣不可從○陳氏曰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若傳說以下諸人所以能當大任寔由于此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

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

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六慮然後能發而興起不能慎於幾微故必事理暴亂以至驗於色○

參漢說不特上智之人出處因以成其德而中人之性亦不幸有過然後能改而遷于善焉何則益其不能謹于平日以先過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于心不得通衡于慮不得順然後能振作以自新焉不能燭于幾先以先過故必事理暴亂以至驗于人憚怒之色發于人譏訕之聲然後能警謹以自

焉所謂恒過能改如此

○國衡者已知有過故曰作徵發者友然有過故曰喻○大

全新安陳氏曰作與喻即是改過之事○心慮屬已包聲屬人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與與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衆淺說不特中人為然而國亦有然者蓋人君所以能保其

國者為其常有所儆于內外也苟入而在內無法家拂士之

規戒出而在外無敵國外患之警危吾見上下

弱于安安君臣君于驕情而國鮮有不亡者

折講大全蔡氏曰法家乃尊貴鯁直之臣拂士是輔弼左右

之士有親踈尊卑之辨外患與敵國有辨如楚有平臣在晉

子胥在吳皆外患也○異註出入只作

內外字看法家是大臣拂士是諍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

而熱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奈序合而觀之然後知人之生全出于憂患而死亡多矣

于安樂也是則處憂患者不忘砥礪而

處安樂者亦常懷憂患之心其可哉

折講此節雖是結上文然後知三字乃是自上文看出而發

明立言之旨全要得警悟人意○陳新安曰憂患未必便生

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結舜發三節安樂未

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志氣彙有死亡之一

理結入則一節○死生二字所看猶言成敗也

教亦章全旨

此見曲成之法無窮術字見曲成之妙意術字從

而亦教其多術可知非止言多術中之一術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

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昏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
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
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參說說孟子曰學者之質不同君子之教亦多術矣子于子人
之有過或拒之而不屑之教誨也者雖曰我無所語而彼無
所聞也而我非忍而絕之定將激而進之使之悔悟自新也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即存于不教其多術何如乎
析講按註其人若能感悟退自修省似落下層益據我教
其感悟便是教誨不必待彼能感悟而後為教誨也此節只
重教說不重受教者說○太全陳氏曰
如孔子之于孺悲孟子之于滕更皆是

孟子卷之十二

